

學



匯





# 十二月份學滙分類目錄

## 專著

無政府和孔子	(一—三十一日)
近代藝術與無政府主義	(一日)
地獄靈魂記	(一—三十一日)
革命家的人生觀	(二—三十一日)
革命研究	(二—二十二日)
革命政府	(五—九日)
合法的進化與「安那其」	(十三—十七日)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十六—三十一日)
麵包略取	
布爾什維黨與個人主義	(十九—二十日)
希臘哲學概觀	(二十一—三十一日)
國的解剖	(二十四—二十七日)
雜作	
鄭重做人	(八日)

## 目錄

## 韻 裳 詩 歌

老 梅	老 虹	索 非	春 臺	長 虹	克魯泡特金著 震 天 譯	即 偶 著	震 天 譯	觀 鳥 編	修 五 演	克魯泡特金著 老 梅 譯	朱 枕 著	之 嘉	張 了 且	
請大家聲援在滬獄的持平(九日)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府抗議書(九—十日)	趕快救呀!	讀過「鄭重做人」的疑惑	逃婚宣言	答仲先生	讀了「逃婚宣言」之後	我權筆華最後言	我的意見贊同志	蘇俄暴政之一斑	用文字宣傳主義的我見	「銷黃梁」之最後一段	教育叢談	緒言	彼格羅(M.A. Biełow)的性教育(十一—十二日)
(十二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三日)	(十三日)	(十七日)	(十七日)	(二十二日)	(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一日)	(十九日)	
記 者	張 錫 媛	顧 裳	賀 凱	華 林	香 魂	一 波	香 魂	同 舟	華 清	華 清	K. S.			

目錄

我夢 (一日)  
 生煙 (一日)  
 囚籠 (二日——十六日)  
 安眠 (二日)  
 奔光之愛 (三日)  
 點滴 (六日)  
 小詩 (八日)  
 我的腦海波瀾 (十一——三十日)  
 別具品 (十二日)  
 浪子之宣言 (十三——十六日)

老梅  
 囚徒  
 閑識  
 自醒  
 自醒  
 劉啓仁  
 臥士  
 柴向寅  
 游生

寄「浪子之宣言」的作者 (十七日)

偶感 (二十四日)

出黃崖關感懷 (二十九日)

鷹 (三十一日)

贈仲葛弟 (三十一日)

戲劇

戀愛的喜劇 (二——六日)

小說

一生 (十一——三十一日)

悽慘之聲 (十二日)

秀康 H S  
 香魂 張仲葛  
 心美 易卜生著 殘紅譯  
 殘紅譯 莫泊三著 文彬

日一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  
期  
一

# 學 匯

第  
四  
百  
三  
十  
一  
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本刊的編輯者識見淺陋，才能薄弱，尙望國內外的先進者與以種種助力。

## 本 期 目 錄

無政府與孔子

老 梅

地獄靈魂記

索 井

我夢

老 梅

近代藝術與無政府主義

長 虹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 台

生輝

戀愛的喜劇

易卜生原著 殘紅譯

一生

莫泊三原著 殘紅譯

教育叢談——緒言

華 清

###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勞動價值的標準，若用科學法，嚴密計算起來，或用功多成功少，或用功少成功多，都可以用力學公式去度量，依論理講，價值應在成功多少上分別，孟子所謂非食志而食功，確是通論，毀瓦畫墁，未嘗不努力，但是不成功的努力，便不合得報酬，再看社會上，還有許多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所以價值不能靠努力的多寡論，即如現社上幾不人道的人力車——東洋車，共分兩種，一舊式鐵輪車，一新式膠皮車，拉鐵輪車的用力

很多，功效很淺，所以得價也較少，拉膠皮車的用力不多，而功效較速，所以得價也較多，可見一般人所立價值的標準，全在功效上，不在勞力上，（純用人工工作利用機器工作，其效力相差，也和這一例，刺繡又似乎是例外），公婆背上兒媳到華上，出了牛氣力，落了個靚不靚，厭，打了人家個二斗盆，「都趁講出刀出不在正經地方，一點價值也沒有了」有智吃智，無智吃刀一定把智和力用的過，能生出一種功效來才行，但功效的標準，也不好計算，往往一樣的東西，能生出差別功效來，如世子逍遙遊蕩，幕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的，世世為洪福祿，用他洗衣裳，所得無幾，有客用百金買去，在宋人自個大得了便宜，那知這位客人，轉用於戰場上，能使多日兵士抄水不龜手，獻於英王以為將，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就是同一不龜手藥，生出極大不同的功效來，價值便因而懸殊，怎樣能夠評定呢？這一類事情太多，不勝枚舉，因為人的主觀不同，對同一物本，亦能生相異評價，好古玩有視，破銅爛鐵，為極價貴寶，不好者便看他，一文不值，這可以分兩類請專家來鑒賞評定，只有一種不平等的事情，譬如一部書，由學問家用一生心力作出來，依現世法，可以得到版權，歸著作者自家享受，這很公道的了，但古人著的書，版權又該歸誰呢？照法歸到印書人手裏，已經有些不公道的了，（最近如記者故人何師培遺著很多，他若在世，可以得到版權，或賣版權，他死了好像應歸於他的夫人，不幸他的夫人瘋了，這些遺著，聽說都交給蔡子民先生了，將來這版權，應歸於蔡先生麼？怕有點不安吧！恐怕又恐歸承印的資本家了。）最滑稽的，是文化大家，發明了一種新式圖點，把古人的好著作，拿過來隨意圖點一下，再作一筆致證，或序文，便成了自己的著作，可以把版權所有，不許複製「八個字弄到手裏，豈不可笑？」

本書的作者：

（未完）

## 地獄還魂記

（九續）

非

在冷靜的空氣裏走着，不一會，來到一個陰森森的地方。像張着口的獅子似的大門，門前站着幾個灰衣負槍的站崗的兵；他們都被毒氣使得籠着手，縮着頸，不安定地踱來踱去，想藉着這微微的運動，加增他自身的溫度。我們一到，他們立刻強振精神，很嚴肅地站住了脚，動問我們的來意；他們彼此唧唧細語了一回，一個兵就往裏邊跑去。我立在墻下，抬頭看那掛在門旁的極長極長的招牌，這牌上的字甚多，從上頭至下頭，大約有二三十字：可惜我是近視眼，看不清寫的是什麼，祇看出下面的四個字：「總稽查處」。那個進去通報的兵出來了，於是我就被接着擁進去了。

奇怪呀！我是他們眼中的「要犯」呀！所以我一進去，他們又替我換上奇異的裝飾了——立刻替我釘上一副極笨重的鐵鍊。這種裝飾我；倒看見過那般的。鐵的大戶人家？（生下來子女，怕他「招留不住」），常有用金或銀打成一副鐲子，套在子女們的脚腕上，一來是以為裝飾，一來時以爲不至於做「短命鬼」了——如今我也套上一副了，但是我是個窮漢，戴不起金的銀的，只得戴上一副鐵的；而且就是這鐵的也是他們給我的，我並沒閒錢來買這寶貴的裝飾呀。我感謝他們，他們賜給我一副鐵鐲子，並且在兩個鐲子的中間，聯上三個三角形的粗鐵環，走路的時候，又好看，又好聽——這大概也是他們怕我「招留不住」，做「短命鬼」的意思吧？

釘鐲以後，他們就牽我去受審問。真可笑，軍法機關的不倫不類的法庭，再也令人夢想不到！你猜這法庭是怎麼樣的？乃是一個法官的臥室。我走進法庭——臥室——一看：一張掛着雪白帳子鋪着藍

本書的聲價：

重被窩的小床，床邊一張半桌，一個肥胖的法官氣宇軒昂地坐在桌子

旁邊，還有一個書記坐在另一張半桌旁邊，等候着記錄我的口供。我

一見了這種情狀，忍不住又可氣，又可笑；但是我不等法官開口，先

自發問：

「請問為什麼懸場的把我捕來？」

「哼！祈你的頭」法官突然發話。他這種突發的無意識的武斷的詛

就語，委實令人納罕，不由得我笑了下面這一句：

「哈！沒有那麼容易吧！」

「本節未完」

我夢有人逼我到一圖書寫裏去，

却沒甚麼門戶，

只是一個空場，

空場中有極大一所房屋，

隔這所大房屋不遠，有一間小房屋，好像不連地；

問導者：「那是智慧庫。」

他說：「那是甚麼庫？」

「智慧庫何大？宗教庫何小？」

導者答道：「原來也差不多，以後智慧庫越增大了，就顯得宗教庫小

了。」

### 我夢

老梅

### 近代藝術與無政府主義

(續) 長虹

寫不出的智慧才大哩——  
大得不能相比擬！  
但見他仰天俯地，四顧一週，大聲喊道：  
「這不是真智慧庫麼？」

人怪，眼前的大智慧庫和小宗教庫全沒影兒了。  
白茫茫一片，不但導者不知所往，連我自已也不曉得在那裏了。

羅曼主義者，由反抗古典主義而起之藝術上的運動也。歐洲自十

七世紀而後，古典主義，流行各國。重理智而細情思，尚模擬而乏創

造。當時之社會道德，亦一以執守成訓，崇尙古制為依歸。人類之精

神，閉錮壓抑而不得發展者幾二百年，於是有意識者出，發豐振聵，

大聲疾呼，唱復歸自然之說，向委靡因襲之思想制度，作毅然之攻擊

拜倫，雪萊，華滋華絲等繼之，放革命之狂歌，起自然之雅奏。同時

德國亦有狂瀾運動之發生。影響所及，遍於全歐。至羅曼，巴爾沙

克之作品再出現於法國之文壇，而羅曼主義遂達於極盛時代。

然極盛時代之羅曼主義的作品中，有一可注意之普遍的現象者，

則其漸帶現實的色彩是也。蓋自歐洲實業革命之後，平民生活，日益

窮困，社會經濟，日益紊亂，藝術家受其影響，遂有不得不注意實際

情形之傾向。此傾向之代表作家與作品，則以巴爾沙克及其巨作人類

的喜劇為最合適。羅曼之哀史，亦為應此傾向而未成功之作物。故第

##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 台

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消極的零碎的妥協的隔靴搔癢之現狀派與改良家所能奏效的，勢必具有積極的整個的極端的斬金截鐵之革命家，隨時隨地站在革命思潮的火線上，蓬蓬勃勃的，將人類現實的一切違反人性的鐵圍，一乾二盡的去破壞，同時創造出理想社會的美備的建築歷史上有聲有色的偉大的革命事業，誠然有不可湮沒的事實在着，而各時代各地方所產生的革命健兒，也自有相當的紀念，然而進化歷程中所謂真的革命家的心目中，對於過去一切，已看做殘餘死屍，非火葬了他們，是不能心滿意足的，即便後起的革命家，因一時情緒的反映，聯想及於他們的事業，他們那進化之神，恐怕也不能瞑目於地下吧！因此我以為革命家是具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據此而能將個人的全部思想與行為充實的表现，才能配做神聖的革命，所以我們革命家在此所担負的責任，是最重要不過的了，這樣重要的事業，在現社會里，我的經驗告訴我：很有不少的冒牌者來欺騙我們人類。我聽到這樣的一個警告，連我自己也要被捕在此圈套之中了。不，不絕，我是首先要認識我的做「人」的羅針，同時要做已被捕的人類一切人的救星。呵！救星。不是想做英雄，不是蔑視自覺，正是真正喚醒人類全體去做英雄也就是全體無一不英雄。更是自覺以覺人之自覺了。這樣，我便要將革命家的人生觀，平心靜氣的來研究。

人生觀這個名詞，在許多思想家的眼中以為是有莫測其妙的神秘，其實是個最明了的東西，因為一個真理的存在與普遍，並不是專在些什麼知識附級的擁護與發明，而夢觀大多數的平民的各個人的生活與社會潮流的趨勢為轉移，思想家無論是如何解釋與辨駁，理論雖是天花亂墜，然而個人實際生活與潮流趨勢的現象，是並不能夠否認的

因此人生觀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不能表現一致的，在此種現象中，我們要尋出一種有意義的中心，絕不是從那些新奇偶像中的馳名的大人先生們的生活與家，國，民族的局部的現象里去觀察與集推測，而要有人類的世界的眼光，始能得到個較好的結論，因為此是時代的各方面的要求，所以我們不能違反了時代的尊嚴，做那隔靴搔癢的瞎事，才能得到較為明確的觀念。國內去年不是有一場人生觀之論戰嗎？那末結果也不過是「學者氣」的態度，拘泥於什麼哲學者所唱的幾個唯心，唯物……的偶像，弄的一塌糊塗。不錯，你們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或新進的思想家，魔力在思想界也有些神通了，並且於各報誌上臨時發表外，裝訂大略相同的兩部單行本子，其結果到現在，究竟對於我們平民們的思想上發生若何的效力。的確，我們是個無名的人——老實說，是不不要名的，你們的名氣是很大了，著作的東西，也有「完全的真理」（馬克思的功狗陳獨秀語）了。而我們是個外行，更是不配高談什麼人生觀的大問題了。但是我們所講的人生觀的出發點與你們完全兩樣，所以自覺不得不說幾句我要說的話！（未完）

## 生離

偶爾翻閱安士全書，見陰麗文廣義節錄中有：父母因為飢寒所驅策，不得已而賣他們的女兒去做奴婢，臨別時，揮淚叮嚀了幾句話——慘痛得不忍卒讀！因特標題「生離」，登之於此，以告世之關心奴婢制度——社會問題者。

記者

父母貧，

累汝矣

勉之哉

善學家主

紹華兒：月亭，子駿，兩君，由柴溝僱車拈，來函一件，據說，

任齊兒：貴營開走否？能再謀一晤否？悲託事如何？祈速示知

小

紹華兒：月亭，子駿，兩君，由柴溝僱車拈，來函一件，據說，

任齊兒：貴營開走否？能再謀一晤否？悲託事如何？祈速示知

主若呼，汝高聲應！

主若教，汝側耳聽！

同輩之中，無爭說！

汝身肌膚是我肉，

當年珍愛如珠玉——

不想今朝

離別如此速！

我若有錢

定把兒身贖。

從今且自愛，

無或遭鞭朴——

叮嚀猶未已，

兩下皆大哭！

## 戀愛的喜劇

劇中人物：

哈爾姆太太，一個官僚的寡婦，

斯萬海爾

安娜 她的女孩子。

佛爾克，一個青年著作家

林得，一個神學生

哈爾姆太太家裏的寓客。

易卜生著  
紅譯

格羅斯托，一個商人。

斯替物，一個書記。

斯喀爾姑娘，他的未婚妻。

斯特拉曼，一個鄉村中的牧師。

斯特拉曼太太，他的妻子。

斯特拉曼的八個小姑娘。

一夥學生，一夥賓客，四個姑母，幾個僕人。

（事情發生在克利斯替物那城內得拉門斯街地方哈爾姆太太的別墅中的花園裏。）

### 第一幕

（佈景——發現了一所不整齊而又極有風味的美麗的花園；後面映着海灣和海島的景緻。左邊，房屋隱滅不見，有一道游廊，游廊上頭有屋頂窗開着，右邊，前面，一座開敞的涼亭，放着棹椅，花園中氾濫着薄暮的陽光。正時初夏時候，果木樹都開着花。哈爾姆太太，安娜和斯喀爾姑娘都坐在游廊上；前兩人在做針線，斯喀爾姑娘拿一本書看着，佛爾克，林得，格羅斯托和斯替物都在涼亭上坐着。棹上放着酒壺酒杯。斯萬海爾獨自坐在後面。望着海灣。）

佛爾克（站起身來，舉起他的酒杯，唱道）：

太陽照耀的白日在陰鬱的花園中

輸送來無限的幸福；

莫要妄想那秋的履行，

對於那春的契約！

花兒轉眼就飛散了

被那暴風的慘酷的摧殘，

皎潔而美麗，趁他們懸在你頭上的時候，

快吸飲牠們的芬芳。

讓那些花朵垂垂的樹枝

送你入童話之鄉，

拋棄了一切嘆息和悲哀

從那束縛着你的辛苦和負擔。

爲什麼立起個醜陋的草人兒

儘管着抖擻 拍和軋轉？

的確，我的兄弟們，

鳥兒的聲音更有十倍的甜蜜！

倘若你趕跑了飢餓的啼鳥

從你的果樹園中，你就錯了；

倒不如毀滅了你所希望的一切，

也強似你失掉了牠們的歌喉。

聽我說，你會成了一個勝利者，

歌喉遠甚於果實，

幸福，像光陰似的，飛去，

鳥兒便復歸於沈默。

讓我們爲喜悅而生活而歌唱

直到花兒都死了的時候，

也不用一些豆豉傷，

把牠們掃除到物棚中去。

打開門子！讓牛羊

到處覓食與踐踏吧！

我已經吸飲了花兒的芬芳，

我還再注意傍的事嗎！

(疊句，其餘的幾個人合唱：)

我已經吸飲了花兒的芬芳，

我還再注意傍的事嗎！

## 一生

(續前)

莫泊三著  
殘紅譯

(未完)

### 第八章 母道

羅沙利已經離開這屋子了。約爾想起要做母親來也不覺欣喜，她已有這麼一大堆的悲哀了。她沒有好奇心的等候着她的小孩子的降臨，仍舊滿懷着不知道的災禍的惶恐。

一個大女人，房子一般大，代替了羅沙利的位，在男爵夫人單調的散步的時候沿着路攙扶着她。男爵把她的膝膊給約爾遞過去，她現在時常發痛，利申姑母，局促不安，正忙着將隨的事情，攥着她那一隻手，亂着她永遠不會知道的這個秘密。

他們就這樣幾乎一次好幾點頭的沈默着散步，尤林是騎着馬在村裏跑着，忽然有了這個嗜好。沒有事情來打擾他們的慘淡的生活。男爵，他的老婆，和伯伯到佛爾來爾家回拜過一次，尤林似乎早已和他們極熟慣了，沒有人知怎麼回事。別的拜訪就是同白里士未爾家的來往，他們還是隱藏在他們的領地屋宇中。

一天午後，約莫四點鐘，兩個人，騎着馬的一個夫人和先生，跨進了別墅的庭心。尤林，老大的興奮，跑到約翰的屋裏。一起快，趕快，下柁來；佛爾未爾夫婦來了。他們是因爲鄰人來的，知道了你的境况。告訴他們我出去了，但是我就要回來。我要親自來會見。」

約翰十分吃驚，走下樓去。一個蒼白的，標緻的少年女人長着一副悲傷的臉，一雙夢幻的眼睛，和沒有光澤的，美沙的頭髮，看見就像太陽永沒有親過嘴似的，很安閒的引見了她的丈夫，一個大漢，或者大紅鬍鬚的妖魔。她添有說道：「我們很快活的會過拉馬先生好多次了。我從他聽得了你怎麼的難過，我們鄰人萬不能不來看你，沒有一點顧慮。你看我們騎着馬來了。我還極喜歡有一天太太，你的母親，和男爵都去一次。」

談話十分安閒，親熱而又自禮。約翰很歡快的，登時便愛上了。這是一一個朋友，」想。

佛爾末爾伯爵，恰好相反，似乎像客廳裏的一條狗。他剛一坐下，他便把他的帽子放在他過去的那把椅子上，他的手不知道該做什麼，放在他的膝上，接着又放在椅背上，後來又像祈禱似的義起了他的手。

忽然，林走進屋來。約翰驚訝得認不得他了。他已經剃了頭。他看見很俏麗，雅致，像他們定親的那一天一般的迷人。他握了握伯爵的毛茸茸的鬍子，親了親伯爵夫人的手，她那象牙一般的面頰微微的泛出紅色，他的腮也顫抖的。

他說起話來，他正是往日一般的可愛，他的大眼睛，戀愛的鏡子，又變得柔媚了。他的頭髮，從前那麼暗淡而蓬鬆，已經回復了他那柔軟，光滑的波紋，用過梳子和香油了。

佛爾末爾夫婦告別的那個當兒伯爵夫人轉身向他說道：「你總喜歡星期四跑馬去嗎，親愛的伯爵？」

他一面點一面咕噥着說，「一定，太太，」她握住約翰的手用一種又憐又愛的聲氣說，帶着一副誠懇的微笑：「哦，你好了的時候，我們三個人到村裏去一天馬，那一定很快活呢。你說怎麼樣？」

極用一種安閒的姿勢掀起她的騎馬的箱子用那烏兒的輕捷跳上了馬鞍，她的丈夫，呆呆笨笨的點了點頭之後，騎上了他的高大的腦量駿馬。他們在門外看不見了，尤林，他似乎很愉快的，嘆道：「什麼快活的人！這總是於我們有益的朋友呢。」

約翰，不知道為什麼也很快意，答道：「小伯爵夫人真令人可愛，我覺着我愛上了，但是那丈夫却像個畜生。你那裏遇見過他們？」

他怪模怪樣的搖着他的手，「我偶爾在白里士木爾家遇見他們的。那丈夫似乎一個小無賴，他除去打獵什麼都不在意，但是他總是一個真正的伯爵。」

吃飯幾乎快活極了，彷彿一種秘密的快樂已經進入了這個家裏。

一直到七月下半月沒有新事出現，這時約翰又病了。她似乎漸漸的壞了，醫生來的時候一眼就看出早產的症候。

她的苦楚暫時減輕了一些，但是她又充滿了憂油，絕望的沈沒，彷彿預覺到的一種東西，死的神秘的觸動。這是到了那死緊到了我們跟前的呼吸塞了我們心的時候了。

屋裏充滿了人。小母親，伏在圈手椅中，熱得放不上氣來，男爵，他的手顫抖的，這裏那裏的跑，帶着些東西，詢問醫生，他的頭也昏了。尤林一來一往的走着，看見很關心的，却十分鎮定，丹都添一種揮揮一切的形象，沒有事情能驚動的有經驗的女人的形容站在用牀脚前。厨子，路帝文，和利申姑母仍然小心鎖在客廳門子後面。

到了早晨約翰越變得險惡了，她那忍不住的喊叫從緊閉的牙縫中間迸了出來，她不住的想着羅沙利，她沒有聽過她不大聲喚，她沒有受罪也沒困難就生下了她的孩子，在不幸而煩惱的心裏繼續着比較他們的境况和那令人咒咒的上帝，她從前就以爲他該咒咀了。她

反抗那命運的可惡的偏見和那些講說審判和慈善的人們可惡的謊騙。  
她的苦楚時時增激得她的心都麻木了。她也沒有力量，生氣也沒有苦楚之外什麼事情的知識了。

她的苦楚暫時停止了，看護婦和醫士都低下頭來細細的審視了她一遍，利時時聽得一個微弱的哭聲，不願她的虛弱，她無意識的伸出她的胳膊，她忽然充滿了喜感，正在展示的那新發見的快樂的閃光，她的孩子生下了，她安忍了，快樂了，她還永沒有享受過的那樣的快樂了，她的心和身體都復活了，她現在不是一個母親了，她覺得他從那一切絕望之中得救了，安全了，因為她這裏有了可以愛回東西了，從此以後，只有一個思想——她的孩子，這是一個溺愛回母親，因為她在她的戀愛上受了騙，在她的希望上也受了騙了，她一定要整天價坐小窗傍，搖着那小小的搖床，

男爵和小母親見了這樣過分的愛護，都微微的笑，但是尤林，她的欲態已經衝天了，他那被滑墮吵和全權的霸道的降臨，對於這小東西侵佔了他在家的位置的無意識的嫉妬滅縮了的驕傲回重要，時常動着怒不耐煩的說道：「對於她那小猴兒多麼討厭呵！」

她變得時常要在搖床傍邊整的過一夜，守着小孩子睡。她漸漸被這不規則的生活變成枯槁了，又不安歇，漸漸虛弱瘦削而且咳嗽起來了，醫生吩咐小孩子離開了她，怒了，哭着，懇求着，他們却不聽她的新告。他的乳母每天晚上便抱了他去，每天黑夜他的母親總要起來，赤着腳走到門前，從那下鑰匙的窟窿裏悄悄回聽着看他安靜睡着沒日，并不叫聲，也不要什麼東西。

尤林一夜在佛爾末爾家吃飯以後回家很晚的時候看見她在這裏，從此以後他們便把她鎖在地屋裏強迫她守在牀上。

本刊自本月起，很想努力改善，注意本刊的身體與靈魂——形式與精神。

八  
禮在八月底舉行，男爵之教父，利申斯母是教母，小孩子起名叫比爾西門保羅，簡稱就叫保羅。

### 教育叢談

緒言

華清

教育為謀人類社會進化必經之路，在任何國家，任何政體，任何時代，欲求人民有健全之思想行為，非良好之教育不可，教育從何可以達到良好的地位？這並非從教育原理上澈底澄清不可了，我們為求真理起見，當打破國界，跳出資本主義的範圍，掃除一切偏見，替人類社會想出一個究極之謀和平，自由，和進步的法子，從這樣去下手，我們的育原理庶幾正確，教育的實施也才不至與社會的和平，自由和進步相反，今日歐美所謂的天教育者無不不官炎炎，倡所謂德莫克拉西教育，所謂機會均等，實則他們對於現今社會的不良不敢澈底批評，所有主張亦不過補苴罅漏，替有產階級辯護仍造成不平等不自由之社會，與其說是平民教育，無寧說是貴族教育還痛快些。中國所謂的教育家現則無不大談方法，甚麼「道爾頓制」，甚麼「設計教學法」一團個不清，實則根本上教育是做甚麼的還未弄清楚，方法雖好，却是目的不對，於人類社會有何益處？我們現時開「教育叢談」一欄，隨時登載關於教育的作品。欲與熱心改造社會和對於教育有興趣的人共同研究，以倡導真正自由的平民的教育。同時對於現行的教育學說和實施加以公平的批評，以合於和平的，自由的和平等的社會生活為原則，海內宏達，尙祈時錫佳篇內感！